

朱子成書

四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疑冰

以其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道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

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

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

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

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至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

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全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仁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
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爾由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

之進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

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子學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字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擊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

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

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

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闕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字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既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道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方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又德性又故曰可又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又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又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剷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

以在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薄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
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禮直斯清
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道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迷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五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
以待旦四字

按于與于同
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敏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
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繫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把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張子用詩語而以此不詳命未詳是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壤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云子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濠薄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顧更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谷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曰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乃使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而翔實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受，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

有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志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一小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漸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然後窮居獨善

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
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
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
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效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
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
物以四時運動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
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之意學者嘗喚令此心不
死則日有進息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
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大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祀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明道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
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成
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
而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辨本如此然非人之
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
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樂之辨本如此然
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

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
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
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
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
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天下

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祭利非樂忘祭利為樂。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事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正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容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

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
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論不要作得時位大人者要作孔子者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

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聖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道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
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遠乎
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
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
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莖竹為萑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字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字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

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非滿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

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

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

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

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

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遷所以妙

乎神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

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

之成童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舞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

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德欲及時邪

江沱之騰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淺明能取是於民哉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綱直如髮貧者紛緘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大君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九戩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服物夫

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

與上文通漢儒合篇一章故誤

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翫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二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微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博叙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
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注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
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
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
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
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
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
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
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
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
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
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
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

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植杓禘禘禘嘗禘禘
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杓以物薄而諸侯
杓植子如天禘一植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
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
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
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嘗

按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各有謂禘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而天子始祭也祭始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與親廟而不及禘廟也大禘者祭始祖即禘廟也方氏分禘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毀廟

禘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植禘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任主於祖廟也給禘給嘗給烝者夏秋冬二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嘗禘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杓植也秋之嘗禘也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植焉或一烝禘皆與天子同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此釋王制說也。植音特杓禘通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

為親之極其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庶子不為子斬不繼

與禘故也言此以服言不以祭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

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

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李者改昭為韶

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

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昔博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

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于太祖后稷之廟

主所藏曰祧先公之文武之廟藏于太祖后稷之廟

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藏于太祖后稷之廟

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

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而遷其二廟親盡則

之宗曾祖迁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二

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於此新死者

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

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

高祖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

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

為高祖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

附于穆之近廟而遷其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

改塗易楹示有變非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

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

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

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父

尸子制自不可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

也周制自不可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

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

傳也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虢叔而左

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號仲虢叔而左

穆也蓋其於倒置而定者世不易也文王在右

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定者世不易也文王在右

其尊初不以左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
右為尊卑也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思於人故夫婦
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按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
視於室而出于祊也祭者以神明之配亦不特几
云同之為言調也祭者以神明之配亦不特几
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張
子語錄鋪筵設同几更反調作貢反
精神合也。祊伯更反調作貢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
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氏是後來次第分別
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
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諡切恐諡本氏字傳為之
訛先儒承說解將去義理不通如齊生為納武
王遂賜胡公滿為濇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
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即以字為氏
因以為為族杜預點諸侯
以字為為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
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
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

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
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按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
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
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
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
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
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焉

博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

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又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叢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聖同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隨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有識之死受生循環厭苦求免可謂知乎

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轉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

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

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自其說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

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

尚之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

下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

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

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

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

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
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
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去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張子
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程子亦張子
書云所論大槩有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
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
言多窒小矣考索至者如端於物見仿辨爾
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
條暢又曰子厚謹嚴謹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
寬舒之意曰子厚謹嚴謹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
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
欠涵涼以待其極致物我固為。然豈獨論
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然豈獨論
我之通貫而為一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
無不通貫而為一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
言之亦已多矣所以作復何為乎其所謂一
研究其說求其所以於鈞而合之於其所謂一
而必然至於較之不至於鈞而合之於其所謂一
按張子有文集而不至於鈞而合之於其所謂一
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十條惟正蒙
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
勝正蒙去。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

